

现代奥运会复兴的历史合力

——基于“奥运之父”顾拜旦研究视角

李良, 张军献

(江西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长期以来顾拜旦因其为复兴现代奥运会所作的突出贡献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在顾拜旦之前世界范围复兴奥林匹克的运动已经在开展,索托苏斯最先提议复兴、扎帕斯给予经济支持;奥托一世、乔治一世、维凯拉斯也贡献卓著。此外布鲁克斯在文洛克举办奥运会及倡议举办国际运动节的史实不容否认。顾拜旦借鉴布鲁克斯的观点,举办巴黎会议促成了国际奥委会的成立,但是现代奥运会复兴是一个曲折缓慢的过程,从孕育到成熟不能仅依靠一个创始人。顾拜旦只是奥运会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他利用其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前人努力基础上,拯救了奥林匹克运动。现代奥运会复兴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关键词: 体育史; 奥运会; 奥林匹克; 国际奥运会; 顾拜旦

中图分类号: G811.2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0)02-0011-07

The historical joint forces of modern Olympic revival

——Based 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oubertin as “the father of the Olympics”

LI Liang, ZHANG Jun-xi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Coubertin was honored as "the father of the modern Olympics" for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he made to revive the modern Olympics. Howev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search, researchers found that before Coubertin, worldwide Olympic revival movement had already been developed. Sotosus wa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revival, and Zappas provided financial support; Otto I, George I, and Vitra Steve also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addition, the historical fact of Brooks hosting the Olympics and advocating for an international sports festival in Winlock is undeniable. Coubertin borrowed Brooks' views and held the Paris conference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owever, modern Olympic revival was a slow and tortuous process. From incubation to maturity, it cannot rely only on one founder. Coubertin was only one of the co-founders of the Olympics. He used his excellent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abilities to inherit the development of his predecessor and save the dying Olympic movement. Finally, the authors concluded that modern Olympics revival is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al joint forces.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 Olympic Games; Olympics;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Coubertin

提到“现代奥林匹克”,我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他是现代奥林匹克的发起人。在中国体育学界,顾拜旦“奥运之父”的地位似乎已“约定俗成”,难以撼动。毋庸置疑,顾拜旦拥有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他学习走访英

国文洛克奥运会,游说希腊贵族皇室力争支持复兴奥运会,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等,为现代奥运会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不难发现,现代奥运会的复兴历经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是许多人不懈努力最终形成合力才得以成功,他

们的贡献不容否认。郑一婷等^[1]提出：“正是由于布鲁克斯在体育教育改革方面的先进思想以及他所做出的贡献，多年后吸引了志同道合的顾拜旦前来拜访，才启发了后者复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灵感。”郭红卫等^[2]从“行”“知”角度分别探讨现代奥运会历史发展，认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与思想并不完全是顾拜旦一个人的贡献，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独创，除了大的时代背景之外，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制度、事件、人物、著作等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是他的现代奥林匹克思想的来源。无视或者掩盖其他人的贡献，无限扩大顾拜旦对奥林匹克做出的贡献有悖于历史。有鉴于此，本研究梳理现代奥运会做出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并归纳总结顾拜旦成功复兴奥运会的缘由，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现代奥运会复兴历史。

1 顾拜旦对现代奥运会复兴贡献的历史认知

顾拜旦是一个博学之人，迷恋古希腊文化，尤其是古希腊的身体文化和艺术，他曾经说：“不论古今，宗教精神是奥林匹克精神最基本的特质。”^[3-4]以至布伦戴奇这样评价“对于顾拜旦而言，奥林匹克主义成为一种世俗宗教^[5]。从宗教繁衍的信仰、礼仪和誓言与运动文化相融合；利用“业余主义”思想与当时社会阶级思想相迎合，把英国“业余原则”推崇到奥林匹克运动“业余”原则的确立^[6]，既是顾拜旦学习考察之后的应然实践，又是成为复兴奥运会一个有力支点的实然选择，最终为在世界各地倡导或游说复兴奥运会提供了有利“筹码”。然而，首届奥运会的举办，要有思想准备，要具备物质条件，还要有组织，还需要希腊政府的支持，顾拜旦不可能一个人全部包办，需要精心策划，精准布局。因而，顾拜旦开始它的漫长准备之路。一是考察。顾拜旦西渡英吉利海峡，对英国体育运动开展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在 1888、1889 年分别出版了《英国的教育》和《在法国推行英国教育》，并进行比较，对英国将户外竞技游戏纳入教育内容给予很高评价，主张在法国学生中也开展竞技游戏，并以体育为重点来改革教育^[6-7]。1890 年 10 月顾拜旦第二次抵达英国开始文洛克考察之旅。布鲁克斯热情接待，视顾拜旦为奥运会的继承发展者，并毫无保留地把积累多年的文洛克奥运会的历史资料全盘给了顾拜旦。文洛克之行为顾拜旦复兴奥运会点燃了火把。同年顾拜旦第一次访问了希腊的奥林匹亚，详细地观看了古奥运会的遗址，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世界人类发展的产物，应由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参与，进而促进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感情。除了上述考察外，顾拜旦还通过发送体育状况调查表，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体育的发

展概况。二是倡导。1893 年春在顾拜旦积极倡导下，由法国田径联合会出面，邀请一些国家的知名人士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国际性体育会议，顾拜旦提出复兴奥运会的想法得到了部分国家的明确支持，也有不少国家表现冷淡。尽管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894 年 6 月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在巴黎索邦神学院隆重开幕，顾拜旦发言中谈到恢复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一致通过恢复奥林匹克运动的宪章，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草拟了复兴奥运会的具体步骤和需要探讨的 10 个问题，致函各国体育组织和团体，广求意见。而 1891 年顾拜旦创办了《体育评论》杂志，成为他致力于复兴奥运会的宣传阵地，提出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三是复兴。顾拜旦充分发挥其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于 1894 年 6 月 23 日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896 年在希腊雅典举行一届现代奥运会，规定每 4 年举办一次。从此复兴奥运会由梦想成为现实，完成了他毕生的夙愿。四是延续。20 世纪初，面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巨变、人们的思想解放，宗教也面临改革^[8]；国际政治危机加剧，原本具有国际特点的现代奥运会遇到各种困难和危机，在夹缝中求生存。如美国奥委会提出取消 1916 年德国柏林奥运会，英国委员要求取消德国在国际奥委会的成员资格……为了保证国际奥委会独立于政治之外，确保现代奥林匹克的独立和长远发展，顾拜旦采取“奥运会停办”和“奥林匹克委员会”休会的办法，避免国际奥委会组织内部的四分五裂^[9]。另外，将国际奥委会总部设在瑞士洛桑、设计会旗、解除体育禁令等方面的贡献都是无可比拟、无法复制的，他是实实在在的现代奥运会复兴的创立者之一。

2 顾拜旦之外其他人的努力

大多数人认为，现代奥运会是顾拜旦个人的创意之事，在国际奥委会的助推下，“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之父”的美誉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顾拜旦也在著作中宣称他是第一个提出恢复奥林匹克想法的人，定位自己是主要的驱动者。事实上，现代奥运会的复兴是从有限的范围开始，通过数代人的努力，最终在曲折中缓慢前行。

2.1 复兴奥运会的想法最初源于希腊人索托苏斯

最初将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种子播入希腊土壤的是一个希腊诗人。他的名字叫做帕那吉奥提斯·索托苏斯(Panagiotis Soutsos)。像很多 19 世纪早期的希腊智者一样，他在很小的时候离开祖国，在法国巴黎以及意大利帕多瓦学习之后移居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

后来当希腊逐渐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希腊人从巴伐利亚迎回了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的二儿子奥托王子作为他们的国王。索托苏斯也回到了新国家的首都那坡林(Nafplion)并在那里创办了一份报纸名为《太阳》。

当时的希腊百废待兴,没有经历文艺复兴的洗礼,也没有启蒙运动的熏陶。索托苏斯深感复兴希腊的担子很重。他在诗作中多次追问如何让希腊重获尊重,让希腊重拾声誉。最终他将目光瞄准了重塑希腊的古代荣耀,重建那些让古希腊获得西方青睐的古代文化和制度。1833年诗人借先贤柏拉图之口追问:你们的剧场和大理石雕塑去哪里了?你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去哪里了?古代奥运会象征着追求卓越,象征着声誉,是古代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1835年他将自己诗作的主要观点写成了一份倡议书,提议希腊政府恢复古代奥运会并以此作为希腊独立的象征^[9]。国王奥托虽然书面上回复,同意举办农业、工业和运动员的运动会,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行动。1842年索托苏斯利用出版诗歌集的机会向公众表达了他恢复奥林匹克的想法。1845年他在雅典发表讲话,再次敦促恢复奥运会。在长达20年里,索托苏斯不懈地为复兴奥运会鼓呼,直到1856年他的呼吁才得到位高权重之人的考虑和响应。

2.2 扎帕斯为现代奥运会复兴提供经济支持

伊凡歌利斯·扎帕斯(Evangelis Zappas)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地区,父母都是希腊人。他是一位曾参加希腊独立战争的退伍老兵,战后移居罗马尼亚,拥有广阔的土地和许多企业,成为东欧最富有的人之一。在了解了索托苏斯复兴奥运会的想法之后,他于1858年恳求国王奥托恢复奥运会,并宣称可以为整个奥运比赛提供经费支持。国王奥托将扎帕斯的建议提交给外交部长亚历山大。但是外交部长却认为举办奥运会是一种退回到原始社会的落后行为,凭他个人的观察,现代世界上的人并不参与体育运动。事实上,的确直到19世纪后半叶,现代形式的体育组织和体育比赛才出现。1856年当扎帕斯提出奥运复兴的想法的时候,除了英格兰的板球和划船比赛可以算体育竞赛之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运动竞赛形式^[10]。为了契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外长建议扎帕斯举办农业和工业奥林匹克比赛而不是体育比赛。最后作为妥协,双方于1858年宣布第一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1859年举办。除了开展工业奥运和农业奥运之外,扎帕斯还想举办自己的体育方面的奥运会,以此复兴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除了坚持上面的理想之外,他还宣布为奥运比赛中获胜者提供现金奖励——“扎帕斯”奖。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看似不连贯的一系列比赛在

扎帕斯的资助下得以实施,而这也使诗人索托苏斯的奥运想法初具形态。1865年扎帕斯去世,他留下巨额财产用于希腊几乎所有推动奥运会举办的开销,并向奥委会提出条件:“必须修建合适的运动场”。他还留下遗愿要将自己的头颅埋葬在新建的运动场中,但是这个遗愿迟迟没有实现,因为奥运会的举办出现了断裂。

2.3 希腊皇室的支持开启了现代希腊奥运会的篇章

希腊作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对现代奥林匹克的诞生有着巨大的意义。1832年,奥托成功当选希腊国王成为奥托一世。“伴之而来是各种庆祝节日,其中巴伐利亚的纯啤酒酿造法、葡萄种植者克劳斯的葡萄酒生产以及蓝白色国旗均被引入希腊;首都迁往雅典,许多大学被创建,德国一些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专家受聘前往授课”,希腊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多元化的文化交融及希腊与德国王储之间的频繁互动为后续的体育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中十月啤酒节上的“瑞士竞技赛”更名为“奥林匹克竞技赛”^{[11][26]}得到当时欧洲部分国家的效仿,庆祝期间进行欧洲人民最传统的竞技体育项目(骑马、射箭、体操及摔跤等)为节日助兴,这与时任国王奥托立志为希腊打造一个国家节假日的竞赛想法不谋而合。

直到1856年在商人扎帕斯的资助下,1858年奥托一世宣布组织奥运会。从1859年开始,每4年在雅典举行相应的体育比赛,并专门修建体育场。尽管第一届奥运会比较简单,但国王奥托力排王室阻扰,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而且他与王后亲临现场观看比赛,为胜利者颁奖^{[11][26]}。据《德国体操报》报道,整个运动会都是在国王的庇护下进行,所有的费用都由扎帕斯资助^[12]。

1862年奥托国王被丹麦驱逐,继任者是一名丹麦王子被称为乔治一世。在停滞了多年之后乔治一世重拾扎帕斯的奥林匹克主张,决定于1870年举办奥运会。这时扎帕斯投资兴建的大理石座椅尚未安装,能够容纳3万人的木长椅仍被认为是莫大的成功。比赛项目比1859年增加,竞赛组织也更加完善。1870年11月15日第二届奥运会顺利召开,运动员来自希腊各地。当然他们也受到了来自精英阶层的质疑,因为很多冠军都是来自工人阶层,于是一些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开始抵制,导致1875年的奥运会直接限制工人阶层的参与。因此1875年(第三届)的奥运会与1870年的奥运会相比逊色很多。越来越多的委员失去了对竞赛的乐趣,由此奥运会停办了很多年。1888年人们计划举办一场运动会来庆祝由扎帕斯兴建的体育场完工,但是在反竞技的希腊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把持下,这个庆祝活动并没有成功举办。直到1889年在帕那辛

尼安体育场举办了第四届奥运会。计划在 1892 年举办的第五届奥运会因为经济原因未能如期进行。直到 1894 年国际奥委会在巴黎成立, 1896 年的奥运会逐渐取代了计划中的希腊奥运会^[11250]。

2.4 布鲁克斯构思了第一个国际奥林匹克庆典

扎帕斯的创举和希腊人复兴奥运会的计划激起了英国人布鲁克斯(William Penny Brookes)医生的兴趣。在 1859 年的秋天, 出生在英国乡村文洛克的布鲁克斯在当地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小的报道, 说新的希腊奥运会将在 1859 年举行。这使他非常感兴趣, 立即剪下了这篇报道并将其贴在自己的剪贴簿中, 而这个本子保存至今。布鲁克斯在接下来几年的存档里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 揭示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出现, 勾勒出 19 世纪索托苏斯的美好意愿是如何与当地奥林匹克运动会建立起联系的。1858 年布鲁克斯已经在英格兰举办了多次规模不大的乡村运动会。但在 1859 年 7 月, 也就是雅典奥运会举办前 2 个多月, 他举办了第一个“年度文洛克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是一届扩张了的运动会, 明显地受到了来自希腊的影响。他还跟英国驻希腊的领事写信, 要求他们帮忙收集更多即将举办的奥运会的信息。并给希腊的奥运会组委会汇款 10 英镑作为奖金。也就是说, 1859 年奥运会召开之前, 雅典委员会宣布, 除了扎帕斯德拉克奖之外, 还会有额外的“英国文洛克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奖金。1860 年布鲁克斯在英国举行了奥林匹克运动。当他得知 1859 年雅典奥运会的结果时, 他致信佩德罗斯(Petros Velissariou)那位文洛克奖的获得者, 告知佩德罗斯当选文洛克奥林匹克委员会第一位荣誉会员。于是在 1860 年佩德罗斯成为 5 个荣誉成员之一。而在这个名单上排列在最后一位的是顾拜旦, 他是在 30 年之后才被列为荣誉会员的。布鲁克斯把他的信送到佩德罗斯及时任希腊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手上, 得到二者的及时回应。佩德罗斯热情地感谢布鲁克斯为奥委会做出的贡献, 并指出布鲁克斯的奥委会和自己的希腊奥运会“就像姐妹一样通过相同的名字和共同的目标联系起来”^[13]。在某种程度上, 1860 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就已经存在。跟希腊奥委会的联系极大地鼓励了布鲁克斯的激情, 他开始尝试将小范围的运动会变成国家范围的, 于是在 1866 年英国伦敦举办了第一个国家奥林匹克运动会, 并取得巨大的成功。随后一个反奥运会的组织业余运动俱乐部成立, 认为布鲁克斯的奥运会违反了业余性原则而对其进行抵制, 规定不能同参加文洛克奥运会的运动员同场竞技, 布鲁克斯的奥运会受到了碾压。1880 年布鲁克斯复兴国际奥林匹克的想法多次在希腊和英国报纸上刊登, 他还

数次向希腊驻伦敦大使约翰·根纳迪斯(John Gennadius)提出请求, 希望帮助希腊政府重振计划, 提出恢复雅典奥运会。可是, 在长达 30 年中, 他写了十几封信始终没有得到回音, 而且英国政府的阻止和冷漠令他的想法不能实现, 最终开始转向英国学校体育教育。尽管遭到抵制, 但布鲁克斯的奥运会仍然在坎坷中发展。1881 年布鲁克斯想在雅典组织“国际奥林匹克节(Internationles Olympisches Festivl)”, 届时, 与希腊奥运会不同的是, 将有各国运动员参加。希腊媒体对此计划做出了积极反响, 但计划未能得到政府的支持^[11269]。在布鲁克斯的倡议下, 从 1891 年起其他地区也举办了地区的奥林匹克竞赛, 1896 年伦敦成立了国家奥林匹克协会(National Olympic Association), 一年后该协会在伦敦水晶宫举办了国家奥林匹克运动会。到 1883 年英国一共举行 7 次国家奥林匹克运动会, 同时每年还有区域性运动会如文洛克奥林匹克竞赛^[14]。但至今为止, 人们还普遍把文洛克奥运会和英国 19 世纪举办的其他奥运会以及其他国家的奥运会等量齐观, 没有认识到或者明确指出布鲁克斯和文洛克奥运会的特殊意义, 似乎布鲁克斯和文洛克奥运会只是历史的过眼烟云, 难免使人印象不深^[2]。

2.5 首任主席维凯拉斯贡献卓越

居住在法国巴黎的希腊人泽麦特里·维凯拉斯(Demetrius Vikelas)参加了法国体育协会会长顾拜旦召集的复兴奥运会的国际会议。他是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 曾将莎士比亚和拉辛的作品翻译成希腊语。但他从未从事与体育运动相关的事情, 当年受邀参加会议的很大程度只是对体育运动比较感兴趣。最初维凯拉斯不支持顾拜旦把雅典作为第一届国际奥林匹克举办地的提议, 但在顾拜旦召集的会议上, 当晚他改变了主意, 4 天后(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他正式建议全体希腊人参加会议; 与此同时, 他通过电报同雅典保持联系, 告诉他们自己当选第一任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主席。虽然在体育组织上完全没有经验, 但是维凯拉斯很适合这份工作。1894 年的秋天, 当时希腊政府和扎帕斯奥委会提出强烈反对, 举办奥运会遇到巨大障碍。直到 1895 年初, 在希腊政府面临财政危机的情况下, 维凯拉斯和王储康斯坦丁(Constantine)在背后团结其他希腊人共同努力推动筹备工作。维凯拉斯在议会发表演讲, 声称举办国际奥运会也是实现扎帕斯的梦想, 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支持和政府的默许。雅典和扎帕斯奥委会开始热情准备 1896 年奥运会。当然, 希腊奥运会的重组, 意味着新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雅典奥运会的顺利召开主要得益于维凯拉斯、康斯坦丁的财政支持以及其他希腊人共

同努力。顾拜旦缺席了这届奥运会,对于希腊成功举办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贡献维凯拉斯功不可没^[14]。

2.6 其他人的历史贡献

想要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完美落户于希腊雅典,除了顾拜旦努力精心布局之外,还需要大量的赛事资金、组织协调、宣传策划等强有力的支持。

雅典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典礼和运动员的比赛场地安排在修建于公元前300年的雅典潘神体育场,虽然它在1870年国内一场比赛前进行过部分维修,但现在迫切需要完整修复^[15]。顾拜旦把亚历山大富商乔治·阿维罗夫(George Averoff)列为赞助商,派遣一代表团到当地进行游说,顾拜旦的诚意打动了乔治·阿维罗夫,他捐助了将近100万德拉克马,不仅修复了主体育场、一个射击长廊和一块室内赛马场,另外在皮雷埃夫斯港口还修建了一个供观众观看游泳比赛的码头^[15]。

考虑第一届奥林匹克赛事囿于没有专业的赛事人员进行组织,略显凌乱。顾拜旦必须依靠德国人詹伯哈德(Willibald Gebhardt)、瑞典人布兰克(Viktor Balack)、匈牙利人凯莫尼(Ferenc Kemeny)和美国威廉姆·索罗尼(William Sloane)去鼓动当地热心人士参加比赛^[15]。顾拜旦的梦想如果没有有力的后勤支持是无法实现的。这些后勤集团包括成员国派送的比赛队伍。在英国,事情显得非常尴尬,在法国,顾拜旦找到了个别支持者,他任命马斯库克旅行社安排外国人到雅典旅游,这点对于奥运会的举行很有益处,因为当时没有正式的官方宣传组织,大多数组织机构是临时组建的。索罗尼组织了一支大多数来自好莱坞、波斯顿和普林斯顿的12名队员组成的美国队,而著名的纽约运动俱乐部却对出席毫无兴趣。

3 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之路

3.1 访问文洛克参观文洛克奥运会

顾拜旦生于1863年1月1日,幼年时曾目睹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他认为战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健康强壮的身体,由此萌发了体育是提高身体素质的想法。从1880年他开始迷恋体育运动,担任法国教育部门的职务之后,开始对德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体育进行实地考察。顾拜旦认为锻炼、具体来说竞技运动是培养全面发展、充满活力的人的必要手段^[16]。英国文洛克体育项目让他吃惊,他在自己的演讲中引用布鲁克斯的著作,并用书信的方式询问布鲁克斯是否有意愿在他访问英格兰期间与他会面。1890年10月顾拜旦抵达文洛克。为了欢迎顾拜旦的到来,布鲁克斯举行了特别版的文洛克奥林匹克运动会,还邀请顾拜旦种了一棵树,象征着奥林匹克理想

茁壮成长与开枝散叶。除此之外,布鲁克斯带领顾拜旦参观奖品陈列室,展示了1859年扎帕斯奥运会获胜者名单,提供了1866年伦敦奥运会的详细资料,展示了从1881年以来媒体对布鲁克斯提议在雅典举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报道。

3.2 重构自己的奥运版本

文洛克奥运会之旅给顾拜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够继续存在,那么这不是希腊人的功劳,而是要感谢布鲁克斯博士。”顾拜旦想让法国人对竞技运动产生兴趣,即便法国人缺乏兴趣,他仍然坚持己见,并与1890年成立一个体育组织(Union des Sociétés Françaises de Sports Athlétiques)。然而,顾拜旦在回忆起这些奥林匹克事件时,开始扭曲真相。几年后,顾拜旦写道“从来没有所谓的扎帕斯奥运会”,布鲁克斯的名字也没有出现过,还假装对布鲁克斯的奥运事业一无所知^[17]。1890年从文洛克返回巴黎,顾拜旦在提出了自己的奥运版本之后,开始嘲笑现代奥运会的想法,这实际上贬低了布鲁克斯复兴奥运会的想法,并写道布鲁克斯已经“不需要激起古希腊奥运的历史记忆”^[18]。1892年他完全改变了策略,公开建议奥运会的复兴与维护,以此作为他自己完全独立、新颖的想法;同时他开始对其他奥运会采取行动。同年,希腊宣布开始复兴扎帕斯奥运会,但因政治与金融问题未能如期举行。布鲁克斯仍然坚持不懈地给希腊驻英国的大使写信,而此时顾拜旦根本没有告诉布鲁克斯自己提出的建议,悄悄地准备在巴黎举办的国际体育会议上提出自己的“全新提议”。可以说顾拜旦在1892年初步有了举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但是当时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甚至顾拜旦本人也不清楚这种运动会该如何组织。但是两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3.3 利用“业余主义”实现与众不同

从奥林匹克运动原有的理论框架体系中可知,奥林匹克主义与业余主义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为了寻找关于古代业余奥林匹克运动员的神话来源,杨(Young)确定了一批二流古典学者(Paul Shorey, John Mahaffy, Percy Gardner, E·Norman Gardiner, HA Harris)以及包括卡斯帕惠特尼(Caspar Whitney)在内的奥运官员小圈子(国际奥委会委员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和美国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除了加德纳(Gardiner)称之为“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之外,这些人“恭维”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并且确实“希望他们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贵族”。他们订阅了一个专属于业余体育的阶级概念,并将奥运会视为以惠特尼的话说“更精致的元素”的堡垒。在这种背景下,古希腊成为了他们自己喜欢的运动系统的规

定。这些人中有 3 个人(Gardiner, de Coubertin 和 Brundage)需要更多关注^[19]。在古希腊的运动中,加德纳作为所有严重错误观念的历史“来源”,“没有假装无利可图的奖学金”;而顾拜旦公开宣称他的目标是“塑造公众对现代体育争议的看法”^[19]。虽然只有在他成立国际奥委会之后,顾拜旦才开始“宣传他自己对古希腊”业余爱好者“的废话,但男爵狡猾地利用业余主义作为他这一代热议的体育问题,从而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以至于顾拜旦这样解释道:“一个人将其全部交给一项竞技运动,由于从事这项运动而致富,从而使竞技运动的高尚荡然无存,使肌肉凌驾于精神之上,而彻底毁坏了人的均衡。”^[20]在顾拜旦看来,只有非雇佣的、不受物质因素影响的业余运动员才能促进“各民族体育的友好关系发展”。顾拜旦利用业余主义作为一种诡计,在 1894 年将国际体育官员带到巴黎,然后征募他们帮助复活奥运会,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为构建自己的奥运版本夯实基础,也让首届奥运会回归雅典找到更多的“说辞”。

3.4 首届奥运会回归雅典

1894 年 6 月在巴黎召开国际体育大会时,布鲁克斯仍然徒劳地给时任驻英国大使(John Gennadius)写信,因为顾拜旦并未将在巴黎筹划复兴奥运的想法告诉他。事实上,在这个阶段顾拜旦不再回应布鲁克斯的信了。因邀请函未能及时送到,导致大部分欧洲国家缺席本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12 个国家 79 位代表。布鲁克斯收到了一封邀请信,仅仅是格式信件,在回信中布鲁克斯祝愿顾拜旦的奥林匹克运动取得成功。在此期间,布鲁克斯也发送一封长信给时任希腊总理,回顾了自己与扎帕斯奥运会及扎帕斯奥运会委员们的联系。其中在信的结尾写道:“我和我的朋友顾拜旦及其他人致力于推动了国际奥林匹克庆典,希望希腊国王能够资助此类比赛。”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布鲁克斯将顾拜旦视为盟友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者,但是顾拜旦却将所有的贡献据为己有。1894 年顾拜旦最初提议的巴黎会议是业余体育会议,之所以选择这样有争议的话题是为了吸引大家的参与。但是后来当与会者抵达索邦神学院之后,会议名称被顾拜旦改为“国际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明确自己在会议中的职责。他计划 1900 年在巴黎举办第一届比赛,但不知为何提前 4 年于 1896 年在雅典举行,此时距离顾拜旦第一次了解文洛克奥运会才不足 7 年^[21]。奇怪的是,代表们并没有投票给 1896 年的雅典,而是伦敦。可是当顾拜旦坚持提名雅典作为第一个举办国际奥运会的城市,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强烈反对时,伦敦议案依然通过^{[13]100-102}。

4 顾拜旦成功复兴现代奥运会的缘由

4.1 不同类型的运动会提供了参照

奥林匹克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在顾拜旦出生之前,现代奥林匹克复兴运动就已经开始几十年了。此时法国还弥散着普法战争失利的阴影,腐朽的教会教育还在侵蚀着法兰西青年的思想与肌体,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22]。这一时期的顾拜旦还不具备明确提出奥林匹克主义哲学条件。学习国外成功的体育经验成为顾拜旦当下的重点,英国布鲁克斯文洛克奥运会则成为他效仿的对象。早期复兴现代奥运会的尝试为顾拜旦提供了参照对象。

4.2 和平主义理念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理念相融合

普法战争失利为顾拜旦内心渴求和平带来了触动。尽管顾拜旦对于复兴奥运会信心满满,但不知用何种方式推向国际舞台。经过与威廉·斯隆与苏特纳等人的对话,顾拜旦发现,若能将和平甚至更高的道德价值与体育融合起来,将会大有可为,却不能确定在现实政治的背景下能否得到政府的支持^{[23]498}。于是,把复兴奥运会推向国际化与搭乘世界和平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理解接受复兴奥运会所倡导的和平主义理念价值成为顾拜旦的工作重点。1891 年顾拜旦参加在罗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并与大会的玛丽结识倡导奥运会理念,得到了当时政坛迪克曼、帕西、普拉特等人的认可,相信奥运会是和平的重要媒介。把和平主义理念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理念相融合,进一步重塑了顾拜旦把复兴奥运会推向国际化的信心。尽管后来顾拜旦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面临因政治立场、价值理念及利益冲突等阻碍,但顾拜旦的真诚游说与法国国内的大力支持,使得复兴奥运会的国际化进程仍然在进行。

4.3 利用希腊文化优势实现由“巴黎”转向“雅典”

顾拜旦之所以最初的复兴地点选在巴黎,是出于借用世博会的有力平台、拥有法国本土血统及强烈的爱国情结,而雅典则属于备选城市。巴黎世博会委员长阿尔弗雷德·皮卡尔的拒绝直接导致了最初想法的失败。再加上顾拜旦希望使用“希腊文化的不朽荣耀”和“永恒希腊文化”这样的表达来保留古典希腊古代的永恒;这样奥运会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从而确保了奥林匹克运动在时间上的长寿^[24]。

4.4 重组国际奥委会避免复兴现代奥运会的危机

1896 年 6 月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体育大会,随后几天在维凯拉斯家中,顾拜旦、斯隆、赫伯特等人将大会的各项决定做了总结,制定了国际奥委会的章程、法则、业务、规模,以指导奥委会及组委会的工作。短短几天时间里,国际奥委会就已乳莺初啼,

围绕其法国创始人开始运动,而此时关于雅典举办的首届奥运会早已成了民间和政界热议的话题^{[23]553}。然而,囿于举办奥运会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此时希腊领导人换届,首相拉莫斯·特里库皮斯上台,但他并不那么支持希腊举办奥运会。想到复兴的奥运会即将夭折,顾拜旦的担忧萦绕于心,立即前往雅典。而此时维凯拉斯已任命扎帕斯委员会担任此奥运会的组委会,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顾拜旦指示维凯拉斯成立新的奥委会来替代扎帕斯委员会来完成后续的奥运会筹备工作,并在雅典大报《埃斯泰报》(ASTY)上发表署名文章,引起希腊国内民众一片欢呼。另外,随着特里库皮斯卸任,迪利加尼斯上任的政府与王储康斯坦丁、扎帕斯兄弟等人的财力支持下,许多比赛场地顺利完工。由此,正因为顾拜旦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重组国际奥委会避免复兴现代奥运会的危机,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形成合力,才确保首届奥运会能够在雅典顺利举行。

大量事实证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离不开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奥林匹克并不是只有顾拜旦一个创始人,更多的西方学者认为顾拜旦只不过是共同创始人。我们不宜过于拔高顾拜旦对现代奥运会复兴的贡献。正本清源,还原现代奥运会复兴的真相是本人研究的初衷。

参考文献:

- [1] 郑一婷,张传昌. 文洛克奥运会的特征及时代价值[J]. 体育文化导刊, 2018(5): 136-140.
- [2] 郭红卫,仇军. 布鲁克斯和文洛克奥林匹亚运动会 对顾拜旦现代奥林匹克思想形成的影响[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8, 34(5): 1-4.
- [3] 皮埃尔·德·顾拜旦. 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初创宗旨[J]. 体育与科学, 1990(2): 10-11.
- [4] 焦素花,孙南,焦现伟.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业余主义”的本体阐释[J]. 体育与科学, 2016, 37(1): 54-62.
- [5] DOUGLAS B. The field truth and fiction in sport history[M].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Group, 2005: 112-114.
- [6] 熊斗寅. 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读顾拜旦《奥林匹克宣言》[J]. 体育学刊, 2010, 17(10): 1-4.
- [7] 皮埃尔·德·顾拜旦 [EB/OL]. [2019-08-22]. <https://baike.so.com/doc/5572488-5787684.html>.
- [8] 季传武. 顾拜旦的外交能力[J]. 体育文化导刊, 2014(10): 32-35.
- [9] KEVIN YOUNG, KEVIN B WAMSLEY. Global Olympics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the modern games[M]. Elsevier Ltd, 2005: 6-7.
- [10] GUTTMANN A. From ritual to record[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57.
- [11] 沃尔夫冈·贝林格. 运动通史[M]. 丁娜,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244-250.
- [12] Die neuen Olympien in Griechenland, in Deutsche turn-Zeitung[R]. 1589, 21-22.
- [13] YOUNG D C. The modern Olympics: A struggle for revival[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0-102.
- [14] TOOHEY K M, VEAL T. The Olympic Games: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J]. Media Information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Policy, 2007, 97(5623): 27-36.
- [15] 大卫·米勒. 奥林匹克运动的初创——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台前幕后[J]. 体育文化导刊, 2015(8): 27-28.
- [16] ALLEN GUTTMANN. The Olympics: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game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8.
- [17] COUBERTIN P. Batailles de l'éducation physique: Une campagne de vingt-et-un ans. 1887-1908[M]. Paris: Librairie de l'Éducation physique, 1908: 53-108.
- [18] COUBERTIN P. Introduction[M]//LAMBROS S, POLITIS N G. Olympic Games, 776 B.C.-1986 A.D. Athens: Beck, 1896: 108-110.
- [19] POLIAKOF M B. The Olympic myth of Greek amateur athletics by David C Young[J].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986 (106): 238.
- [20] 任海. 奥林匹克主义与业余主义[J]. 体育文史, 1992(1): 1-5.
- [21] ANTHONY DON. Coubertin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A chronology[J]. Journal of Olympic history, 1997, 5(3): 18-20.
- [22] 王润斌, 杨麟, 熊晓正. 奥林匹克主义的历史哲学审视——兼评迪卡娅·凯泽斯塔提乌的“当代奥林匹克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变迁”[J]. 体育科学, 2011, 31(8): 3-19.
- [23] 乔治·赫斯勒. 顾拜旦传(上)[M]. 吴果锦,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8: 498, 551, 553.
- [24] CHATZIEFSTATHIOU D, HENRY I. Hellenism and Olympism: Pierre de Coubertin and the Greek challenge to the early Olympic movement[J]. Sport in History, 2007, 27(1): 24-43.